



至味相伴

□ 陈美霞

秋天,土豆成熟,那种藏而不露的深情,带来一声声惊呼。

我们把土豆叫洋芋。我一直以为,洋芋是至味。喜欢这一口洋芋,当菜当饭当零食,从小吃到大,从父辈到我辈再到子孙。

春天来了,洋芋需下种。窖藏的种子按照芽眼切成小块。新鲜的切面渗出黄色的面汁,让人忍不住馋。偷偷地削些不是芽眼的土豆瓢,做米饭的时候,放锅里煮。等到汤汁稠浓的时候,漏勺捞上来一些,其余的再往碎里乱抹一番,铺面,煮一会,用叉子顺一个方向搅动,火是中火,搅是猛搅。“若要米饭好,搅上三百六十搅。”一锅洋芋米饭,带着面和洋芋的香、滑、沙,端上来,自然是引起惊呼的。

洋芋下地,不久就是大叶儿苗钻出了土。远看,是一朵一朵绿的花,舒展的叶像舒放的绿瓣儿,大气豪迈。

土地一下子华贵起来。株株秧苗,清清爽爽地缀着,像大地绣花的裙子。但若想看真的花,得到四五月间,土地把舞台赐给茂盛的秧苗,洋芋地像绿绒的毯子、像蓬松的棉被。也许绿色太单调了,几天之间,紫色的花,悬在顶上,缀在枝上,一片蓝盈盈的,点亮眼睛。像喇叭花一样温婉,青花瓷一样典雅,蜂蝶感觉到爱情,翩然而来。洋芋花的蓝紫色,慢慢变成粉蝶一样的淡色,慢慢结出一个绿色的果,铃铛一样挂着。对于洋芋来说,虬枝和阔叶,甚至花朵,赛过牡丹,都不是必需,不是目标。

洋芋终于使土地咧开了嘴,农夫继续用肥沃的土壤簇拥起秧苗,直到变成一个土丘,直到鼓成一个浑圆的突出。

秋天,所有秘密揭晓。泥土的味,被带到锅里碗里胃里、

生命里。它是最淡的味,酸甜苦辣没有一个词可以形容,我们只能说绵和沙、醇和香。

它又是最深的味,与肉相依,被油炸煎,和面相伴,甚至下酒。

多样的调味品,在它体内神秘地结合、分解。像一次神秘的聚会,决定了一种全新的味道。无论男女老少,不分健壮羸弱,入得口,入得心。

然而它似乎又是最普通的味,填肚,不以为难得。可它又是最尊贵的味,金碗玉箸触摸过它。

它是我的至味。

从春天开始、从童年开始、从早晨开始,也从我初次面对的那个老屋开始,我的至味与我相伴。就炒菜:片儿、丝儿、丁儿、块儿,轮番着来。就一口铁锅,锅底的油越多越好,少点也行。与灼热的油,狭路相逢,一片喧

嚷,狭小的空间里顿时弥漫了一种热腾腾的清香。白的茬儿变黄、微焦,有一种颜色慢慢开始炫耀,是美味,盐巴和酱油的浸润,简单的花椒入侵一点儿麻味,揪几片葱叶,好像当初的绿色点缀了大地。上盘,当菜,下饭;当饭,饱腹。

如果仅仅这样,我不喜欢。必须是这样的生活:秋天的郊外,有草蔓生,籽实饱满,颜色老绿透黄。找一小小小的土崖挖挖,垒土块成圆锥形覆于灶口,干柴湿柳,在雷吼一样的声音里烈焰卷起风暴,滚烫如钢铁,把一窝洋芋埋上火烫的土块里,在半点钟的时间后,像挖宝藏一样地,扒开土,小心翻出已经熟透的洋芋。啊,或许皮焦,掰开,一缕小雾热升起,味儿干爽、沙绵,不用菜饭,一顿野味啊。这样的味带了乡野的风味、大山的尘土味、旷野的青草味、山间的花香味,这样的味

辽敞院

□ 丁静

1

老家的小院依旧是辽敞院。

早年老家的人,分家后,总要打一个庄,用土墙夯筑一个方形的院子,院内盖房或箍寮,我家只打了两边土墙,没有安大门,这样的院叫辽敞院。靠墙盖了一间土房,箍了一眼寮。

辽敞院往进拉粮食容易,腿脚不便的人进来容易,该进来的都容易,该去的苦难也随风易散。父母披星戴月,风雨无阻,用勤劳将几个儿女养育成人。

当我们有足够的条件可以修建坚实的院墙,安装阔气的大门的时候,母亲却说:“让该出的出,该进的进。”

2

寒冬腊月,夜幕降临,父亲出诊回来,药箱上的小锁,随着他脚步的移动,敲打着药箱,带着疲惫,更带着治病救人的幸福,父亲守护病人两天两夜,他一进屋就沉沉睡去。

“先生赶紧赶紧……”又一个病人家属直接冲进屋门,父亲立刻弹簧似的跃起,抓起药箱出诊,雪下得正紧。深深的脚窝,很快被雪覆盖。母亲

把瘦小的灯盏架到窗台上,如豆的灯,默默地燃烧。寒冬之夜,发高烧的病人格外多,为随时闯进屋的人亮起一盏灯,是母亲多年的习惯。

“先生家没有院墙,没有大门,却有灯照着,黑夜看病真方便。”来我家的人说。

3

小院至今无院门。

父亲的药箱,恭候在老诊所的桌子上,药架上落了灰尘。远远近近的人,有时候还是会来,寻一方中药,在外省当医生的弟弟想接走父母,父母不去,守着老诊所,守着老屋,守着厚厚的黄土地。父亲说,万一有需要他的病人,他是老中医。

母亲也舍不得离开,屋顶的炊烟悠悠地飘,房前屋后的大树一派繁茂,高高的白杨树上,眼睛一般的喜鹊窝,俯视着大地。杜仲树桑树杏树桃树连翘树胜过风景。车前草蒲公英牡丹芍药柴胡艾草菊花顺应节气,散发着药香。鸡鸣犬吠鸟欢叫。

我们热爱回家,父亲侍弄着他的药材,看医药书、看新闻。母亲做着她的农活,做着她的针线,说着长长的农事,日子老电影一样回放,记忆飘在辽阔而自由的天空。

台阶上吃力地攀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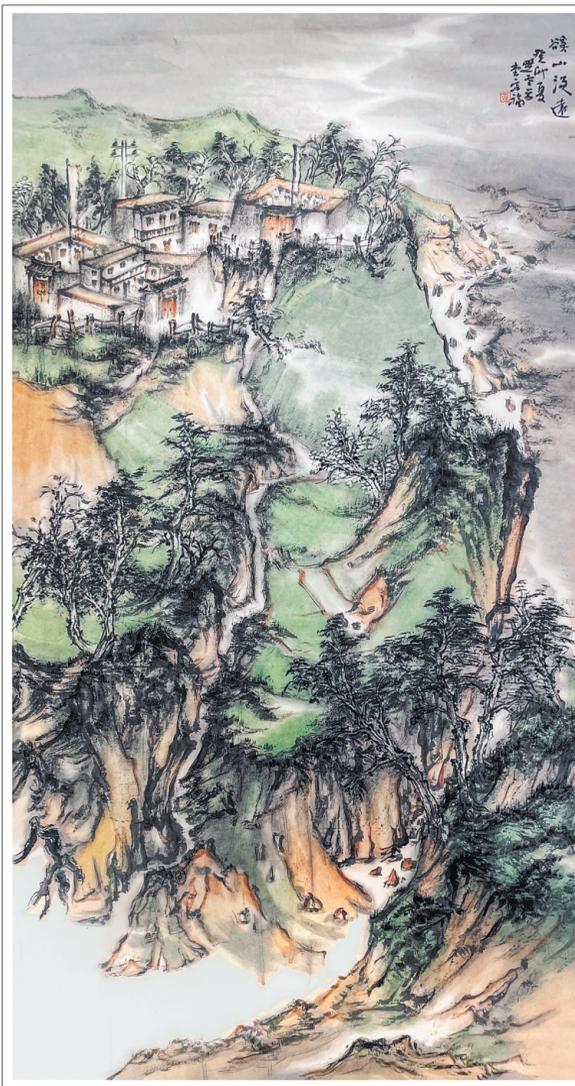
跨过最后一级台阶,到达南峰峰顶,一股视觉风暴和强劲触觉——风力——几乎同时到达,我们顿时衣发飞扬。与此同时,我看见了秦岭余脉的棱棱角角、看见了渭河分流的丝丝缕缕……极目骋怀,秦州诸峰从四面八方分列着,几条河流泛着白光,曲曲折折在大天地间闪现着,犹如几条置身碧海的游龙,令人叹为观止。

继续往北峰行。在危崖栈道的指引下,我们来到了聚仙桥。桥长约莫二十米,横跨在南北两座孤峰之间,凭栏朝下望去,只见山涧深不见底,谷底一片深绿。聚仙桥连接起了两座石峰,让两峰对峙形成一道天然石门,这也是石门山得名的由来。

登临聚仙桥,石门胜景则唾手可得。虽然石门以“夜月”而享誉,但白日登临则近可赏峰之险奇、松之高危、石之嶙峋。遥想古人于中秋携友登临,饮酒赏月,赋诗纵情,远人间而临仙境。桥厦亭上有清代文人张世英“陇月先得”之匾,无疑是这一情境的字证。

石门山上十之八九的建筑都集中在北峰上,多为明清时修建,都保留着陇东南地区古建筑的特征。其中峰顶的一座古庙,远远望去犹如白玉雕刻而成一样,令人不禁浮想联翩。一步步艰难攀登过陡峭的山路后,终于能近距离欣赏其细节。或许是久经风霜的缘故,建筑的表层都显得发白,远看起来恰似玉殿。大殿为砖木结构,木门上雕刻着仙人图。进入殿内,缭绕着年代久远的土木气息。据介绍,这座建筑始建于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为重檐歇山顶式结构。

当高天上的雁阵悠然掠过,我们方才准备归去。可惜的是,缺少了夜月这个传神的景致,多少有些令人惋惜。转回一想,游览名山,尽兴就足矣,又岂能完全看得遍?况且,石门山又岂能只登一次,他日定当与好友再登此山,在山上夜观山月。



百花

第3281期

溪山淡远

〔中国画〕

袁宗福 作

时间的部件 (散文诗)

□ 丹麓听翁

时间圆弧。

马掌,马的铁脚趾。流淌、奔驰、闪电、精灵,一个个词跑出了草原。耳边响彻草原的呼啸声,一定有马匹的奔腾声悬浮在耳边。

马掌,让时间飞起来。一匹马掌上马掌,与大地蹄子般接壤。

每一种时间,都是过程的解读;每一种时间,都是离开与相遇的交织。

马掌声,在黎明响起,我忽然遇见了乡间的风声,一声声清脆的马掌声从乡间小路走过,乡村骑在马上走进炊烟里。

一匹匹马呼啸着走进草原,而难以磨灭的马掌声像钉在马蹄的足迹里,嘶鸣着走在远征中。

桨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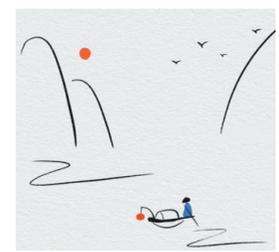
桨橹,船的附属件,船行在哪里,桨橹就追行到哪里。无论白天还是漆黑夜,船只行走都得带走桨橹。

桨橹扶着船走。

桨橹是船只的翅膀,桨橹在船只两侧打着水。

大江与小河、深海和内河,船只的足迹总在组建着队伍。桨橹是船只的触角,试探着水的力度,与水不离不弃,把船只推波助澜到水域里。

桨橹,撑开了水面。众多的水撑开了船只。夜晚航行,桨橹划破了夜晚,有月伴行的夜晚,桨橹划破了月光。



登石门山

□ 王重扬

仲秋一日,阳光灿烂,是一个攀登峰顶、一览秋景的好日子。我们从天水市区出发,一个多小时来到放马滩森林公园,要登上石门山,须从这里穿越山谷。

公路在森林中曲曲折折地蜿蜒着,空气中弥漫着秋天的清凉,山林夹杂着红黄绿各种颜色,展示着小陇山区广阔而庞杂的植被分布。

从路边的一座小便桥跨过去,就来到了陡峭山体脚下的第一道石阶。石阶以五六十度的夸张倾斜度盘旋曲折地隐匿在密林中,想象不出这石阶通向何处,也猜想不到我们将遇见怎样的风景。

怀着好奇和期待,我们一步步开始攀登。密林之中,隐约可以听到大人的爽朗笑声、孩童清脆的呼喊。抬眼望去,只见林木葱郁,遮蔽视野,不清楚声音来自何处。陡峭的石阶,一步步考量着人的决心,折来折去,不知何时才能到达峰顶。

攀登了半个小时左右,一座山门过后,我们才得以看见遥远的石门山峰。南峰之巅前,有两段极为陡峭的台阶,抬头仰望,只见台阶上有几片闲云,不知其上有何光景。两位老者互相搀扶着,在

莲花山花儿

□ 马晓春

踏歌的号子
穿越千年云烟
根植洮岷大地之间
花呀,两莲叶啊
醉人心脾的歌声
响彻云霄,回荡陇原
三仙女偷偷下凡
寻林籁泉韵
却见黑虎也醉倒青石板间
农历的“六月六”
莲花山
人如海,歌如潮
花枝拧成的马莲绳
在莲麓的沟岔“守关”
一群群“唱把式”
所向披靡,对歌赶山
在诗与歌的海洋里狂欢
他们打着花伞,手执彩扇
一唱一和,言以歌传
从浪浪桥、足古川
一直唱到了莲花山跟前
沿着曲径唱花儿爬山
头天门、二天门、娘娘殿
直到莲花山的云端
在瑶池的三仙女
情不自禁地唱着花儿闪现
天籁之音,扣人心弦
一代又一代
在狄道洮岷流传

秋日福星镇

□ 柴亚梅

云雾散开。福星
从沉睡中醒来
万物都有自己的语言
早起的树菇,露珠相互问好
我和一棵白杨寒暄
行走在福星
一本诗册,缓缓打开
盘桓的秋色排成诗行
将它载入时光深处
山脚下的村庄,像是诗的标点
在时空里停顿,流连

路

□ 许海峰

年幼时,
听爸爸说的路:
是,一眼坑洼的泥路,
春季里,补丁的帆布皮褂子;
独轮车,尘土飞扬,石碾子压平
的土路……

记事时,
童年的路:
是,一抹青灰的沙路,
夏季里,流汗的跨栏背心;
架子车,四驱驴路,砂石波浪的
搓板路……

少年时,
记忆的路:
是,一眸黝黑的马路,
秋季里,黄马甲,翻毛亥(hai
鞋);
拖拉机,黑烟熏,铁板炒盘的
焦煤油路……

长大时,
笔直的路:
是,一马平川的柏油路,
初冬里,宰鸡鸭,献全羊;
春城车,青烟旋转的沥青拌和
筒,上拌下灌的柏油路……

成年时,
四通八达的路:
是,八车道的高速公路,
一年四季,冬暖夏凉,公路防晒
下操作的电脑沥青综合拌合站;
铣刨机、平地机、摊铺机,现浇
式成型的乳化沥青路……

未来时,
创造的路:
是,可变更车道,模块化储能发
电的智慧路,
一道晨曦,大数据智能自动化
无人架桥机,
一体成型机下的科技路……